



漂亮女劳模生活隐秘矛盾，孤独堕落，惨遭谋害
诗人大侦探浪漫多情，机智勇敢，巧破杀人迷案
丰富的诗意，引人入胜的悬念，绝对精彩好看

美籍华人首次在推理小说领域取得非凡成就
荣获第三十二届世界推理小说大奖
入围爱·伦坡推理小说大奖

红英之死

〔美〕裘小龙著

俞 雷译

出版社



红英之死

〔美〕裘小龙著

俞 雷译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(沪权)图字: 09-2003-167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英之死/(美)裘小龙 著;俞雷 译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3.6

ISBN 7-5321-2547-5

I. 红… II. ①裘… ②俞…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35934 号

责任编辑: 曹元勇

封面设计: 王志伟

红英之死

[美]裘小龙 著;俞雷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邮件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总经銷 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14.25 插页 2 字数 319,000

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10,100 册

ISBN 7-5321-2547-5/1·2008 定价:22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21-54742915

绕 圈

——中文版序言

袁小龙

联想到辛笛先生诗中的一个比喻,人生像一个圈连着另一个圈。当时,我正在上海的一家宾馆,在深夜,校看我的英文小说《红英之死》的中译稿。

想起来,还真是绕了一个大圈,颇充满了反嘲的意义。窗外,众多的新建筑群一片灯光灿烂,仿佛与我相互纳闷地眨眼。十五年前,在这栋宾馆的原址上,好像是一所街道保健医院,记不太清了,不过我还确实记得,当时我正在赶译一组英美现代主义诗歌,译稿后来收入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部集子中。1988年,我一点儿都没想到自己后来会用英文写作,写推理小说。而且得了推理小说的国际大奖,翻译成十多国文字,还正由人翻译成中文。

这几年来在美国读书界,读者们问我问得最多的也是这个问题:一个原来用中文写诗、译诗的人,怎么会用英文写起了小说?

通常有一个简单的回答。阴错阳差。生活中,往往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引出另一件,再导致另一件,因果之链一环扣着一环,在最终的结果中再难辨认出最初的起因。

还有一个也相当机械化了的回答。九十年代中期后有机会经常回国,目睹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,觉得作为个人抒情的诗很难对此描述,转而尝试其他的文类,试着在我已习惯了英

文电脑上写,由于我以前没有写过小说,推理小说为我提供了一个结构主义意义上的现成框架,可以在里面写入我想说的一切。

不过,还有一个在那儿不太经常作的回答。在西方,对中国的介绍好像总有一些倾向,在时间上要么是三十年代,要么是文化大革命,至于人物,一般都是偏僻乡间的农民,或充满悲剧色彩的红卫兵。这本来也无可厚非,但有一次看完电影,听一个美国朋友问我,你们中国人是否在做爱的夜晚都要在窗口挂大红灯笼,还是觉得有些不舒服。因此我想写一部关于当代中国的书,背景放在中国的某个大都市,时间安排在九十年代,作品里面的主人公不同于西方读者所习惯看到的,而是受过高等教育,写现代诗,也会外语,通过这样的人物塑造,也多少触及到中国社会在转型期的一些深层文化问题。我这样写,并非故意要去作什么反东方主义的尝试,只是想尽可能客观地写我自己所熟悉的一切。

当然,从新批评主义的角度说,这很可能只是作者的意图谬误(Intentional fallacy),作者自以为要在作品中说些什么,其实并不是作品真正所说的。这也涉及到读者反应,即不同的读者会在作品中读到不同的东西。因此,一个法国的批评家说他在其中看到了中国的美食传统;芝加哥论坛上的一篇书评认为作品涉及到语言怎样拯救灵魂的问题;一个意大利的研究者声称在书中看到了艾略特在中国的境遇,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评论则在一个捧着Visual Basic买大碗茶的小姑娘身上发现时代的反嘲,而Annett Rubinstein,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史家(我在国内读研究生就读过她文学史专著)给我写信说,作品对当代中国的刻画,还算是“不偏不倚”。

不管怎样,读者反应或批评不是由我来做的:意图谬误或

否,在国外写中国,我还要面对一个假设读者的问题(implied reader),即在写作时必须意识到特定文化读者群的需要。如有些背景内容,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事,对西方读者来说却会是雾里云里。(这可能也是翻译的中文作品在英美始终不是太畅销的一个缘故吧。)我不可能在文本中解释,只能通过叙述中有意识的处理,通过人物的对话,尤其通过有选择地呈现有关细节,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来身临其境般地理解一个中国的故事。这一点其实不算太难,因为一些细节是我或多或少体验过的,都存在记忆中,自己也乐意一遍遍地回到记忆中去。或许,就像普鲁斯特说过的那样,只有回忆过了,一个人才算真正活过。

如小说一开始,主人公陈超在住房改革前通过单位分到一间房的情景。八十年代中期,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,分房过程中的经历于我至今记忆犹新。在我粉刷一新的一居室里,《文汇报》的几个朋友甚至为我开了一场庆祝“乔迁之喜”的舞会。于是我就在小说中,也安排了这样一个相似的场景,凸显了特定的社会背景,物质决定精神,间接地解释了这怎样影响了主人公后来的际遇。又如小说中一段关于家庭蟹宴的描写,在很大程度上也源自记忆。当时食品供应还相当匮乏,像螃蟹这类紧俏产品更有国营牌价和自由市场牌价的巨大区别,我的朋友晓辉(他妻子佩庆在一个国营饮食点做会计,偶尔享受到一次难得的国营牌价优惠,)坚持请我过去共餐。多少年过去了,一些细节还在脑海里栩栩如生:窗台上凋谢的菊花,闪亮的小铜锤,烫热的黄酒,蟹在木桶里爬动的声响。许多美国读者告诉我,这是他们最喜欢的一段,尤其是在最后,俞警官和他的妻子躺在黑暗中倾听,“几只螃蟹不再在铺着芝麻的桶底爬动。他听到的是蟹吐出的泡沫,用泡沫在黑暗中互相

湿润。”这个意象确实多少是从相濡以沫的典故中化出，但于我自己，更多的情感色彩却或许来自追忆，在艰难的往日中友情怎样支撑着我们片刻的欢欣。

我在这样用英文写时，并没有去太多地想这本书以后是否还要出中文版。然而，这些年国内的变化却似乎在不断挑战我的记忆。不仅仅是新的建筑和道路让我不辨东西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概念也日新月异。这次返沪，正值申博成功后的住房购买热潮，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们谈如何贷款或升值，对年轻的一代来说，单位分房或许已像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传说。晓辉一家子这次邀我们到“万家灯火”的包房吃螃蟹，对酒当歌之际，我们却又多少有些茫然地回忆起，当年怎样挤在他们仅有的一间十平方房里，充满感激地撕着国营牌价蟹腿的时光。

于是我突然又感悟到，书中描写的一切并不一定与今天的中国毫无关系，即使有不少内容，对今天在新天地中出没的“小资”们来说，恐怕是很难体会的或理解的。但正因如此吧，国内的读者也可能从书中读到一些什么。说到底，所谓的假设读者并不是我自己所能假设得了的。

所以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友人去年建议要把这部书翻译成中文，我欣然同意了，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，译稿的清样已放在宾馆的写字桌上了。

我自然也意识到，在国外写中国，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，但我想，也会有一个有利之处，就是有了距离，也多少换了一个角度。倒不一定说自己就“身在此山外”了。毕竟我还在不断地回国，一遍又一遍。国梁兄说我有上海情结，其实我自己都说不上来是为了什么。

如同我在刚出版的一本小说中写到的那样，“他注视着自己在车窗上的影像，看到一只苍蝇绕着近窗框的一个角落不

住盘旋。他一举起手，苍蝇就嗡嗡地飞走，但马上飞了回来，依然飞回到原来的角落，嗡嗡打转。那个角落看上去一无所有，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吸引这只苍蝇，他实在看不出来。阳光透过帘子，他不禁纳闷，究竟是陈队长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苍蝇，还是一只苍蝇在梦中成了陈队长。”

或许就像那只苍蝇，我大约还会一次又一次飞回到这个角落，也仿佛绕着一个圈又接着一个圈。

第一章

一九九〇年五月十一日下午四点四十分,在距离H市西南二十里处一条河浜里发现了一具女尸体。

“先锋号”船长高自林站在尸体旁,狠狠地向脚下阴湿的土地啐了几口,多少想要去一去这天的晦气。原本他安排了跟二十多年未谋面的老朋友重聚,这一天他已经盼了好久了。

“先锋号”,是H市水上治安交通大队的巡逻船,下午一点半左右出现在李家浜纯属偶然。通常,它是不会跑到这一带来的。这趟不同寻常的航行完全因为刘国梁的一句话。刘国梁是高自林阔别二十多年的老朋友。六十年代初两人从高中毕业后,高自林留在H市工作,而刘国梁则去了北京念大学。大学毕业后,刘被分配到青海的一个核实验基地。“文革”期间他们俩失去了联络。刘国梁这次回H市出差,为的是联系一家正在审核他们项目的美国公司。他请了一天假来会会老朋友。久别重逢,两人都感到格外地兴奋。

他们约在洛阳桥见面。桥下,蒙州河缓缓汇入芝江。蒙州河受污染的程度比芝江还要严重,所以交汇处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分界线,在阳光下格外醒目。河面看似一块黑色的大油毡,和蓝天形成鲜明对比。在夏日微风吹拂下,河水散发出阵阵臭味。高自林一遍遍地向刘国梁打招呼,说他应该挑一个更合适的地方会面。比方说,城隍庙的湖心亭。在这样一个夏日午后,有三弦丝竹的乐曲相伴,边品茗边叙旧,该是件多么惬意的事。可是偏偏这一天没人愿意替他当班,高自林不得不留

在“先锋号”上。

看着浑浊江面上漂浮着的各种垃圾,从塑料瓶、易拉罐到被踩扁的快餐盒和香烟壳子,刘国梁建议他们不如把船开到别的地方去钓鱼。河两岸的模样已经变得让人难以辨认了,但两个老朋友各自的性情爱好倒是没怎么大变,钓鱼是他们俩高中时代共同的爱好。

“我在青海的时候还真怀念这里的鲫鱼,”刘国梁说。

高自林立即听出老朋友的弦外之音。他马上接口说,可以把船往下游开,这是他们常走的路线。这样一说,还显示了他做船长的权利。他想到了李家浜。李家浜在洛阳桥向西南约七十里外,那条河离主要交通干道尚有距离,最近的村庄也在几里之外。就连走水路到那儿也不容易。一旦过了东方炼油厂,水道就变得狭窄起来,有几段河床浅得几乎就开不过去。他们不得不将缠上船尾的树枝不停地拨去。然而,一旦过了那一段,就是一片被高高的野草和树丛所包围的水面,宁静幽深。

好在李家浜确实像高自林所说的那般好。河道虽窄,却因为上个月的大雨,水位颇高。而且,河水并没怎么被污染,有不少的鱼。他们一甩出鱼饵,鱼儿便纷纷上钩。两人忙着放线收线,一条条鱼从水面上腾空而起,被扔到了船上,在甲板上翕动着嘴,扭动着身体。

“看看这条,”刘国梁指着脚下一条还活蹦乱跳的鱼说,“怕有一斤多重吧!”

“太好了,”高自林回答。“今天你给我们带来了好运气。”

没过一分钟,高自林也从自己的鱼钩上取下一条半斤重的鲈鱼。

大喜之下,他熟练地抖动了一下手腕,又甩出了鱼线。没一会儿,他就感到水下的鱼钩又被什么东西沉沉地咬住了,鱼

竿都弯了。一用力，一条鳞光闪闪的大鲤鱼跃出了水面。

他们忙得都顾不上说话。银色的鳞片在金色的阳光下飞舞，时光仿佛在倒流。二十分钟，不，二十年就这么过去了。他们又回到了从前美好的岁月。两个高中生并肩坐着，一把钓竿在手，聊着天，喝着水，整个世界好像都垂在了他们的钓钩上。

“一斤鲫鱼卖多少钱？”刘国梁拿起一条鱼问。“像这样大小的？”

“我想至少十五块。”

“我已经钓了七八斤。值一百多了吧？”刘国梁说。“才一个小时，我钓的鱼比我一个礼拜挣的工资还值钱。”

“开玩笑吧！”高自林边说边从鱼竿上取下鱼饵。“像你这样的著名核物理专家，怎么可能！”

“我没开玩笑，事实就是如此。看来我还不如去长江上打渔呢，”刘国梁摇着头说。“在青海，常常一个月都尝不到鱼的滋味。”

刘国梁在戈壁滩工作了近二十年。当地农民在春节的时候会用木头刻一条鱼，为了讨口彩，取吉利。他们可能早已忘了鱼的味道，但刻木鱼的传统却一代接一代传了下来。

“我真不敢相信，”高自林听上去有些愤愤不平。“搞原子弹的科学家还不如卖茶叶蛋的挣得多。真不像话！”

“这就是市场经济，”刘国梁答道。“对国家而言，这是一个好的方向，老百姓的日子慢慢会好起来的。”

“但对你来讲，就太不公平了。”

“算了吧，我没什么可以发牢骚的。你知道‘文革’期间我为什么没有给你写信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为什么？”

“我被打成了右派，‘臭老九’，在牢里关了一年。放出来

后，在政治上仍然有污点，我不想连累你。”

“这真让人听了难受，”高自林说。“你应该早些告诉我的。难怪我写的信都被退了回来，其实我早该猜到的。”

“都过去了。瞧，现在我们又见面了，又可以像过去那样在一起钓鱼了。”

“我说呵，”高自林急着想要改变话题。“今天钓到的鱼足够我们好好炖一大锅鱼汤了。”

“好久没有喝鱼汤喽。哇，又来了一条！”刘国梁急急忙忙地往回收线，又是一条一尺长的鱼上了钩。

“我老婆虽然不是知识分子，但炖鱼汤倒是一把好手。加上几片金华火腿，再撒点黑胡椒、一把葱末。嗨，味道肯定好极了。”

“我也正好想见见她。”

“她认识你的。我以前常给她看你的照片。”

“但那是二十多年前的照片了，”刘国梁说。“她肯定认不出我来了。照片上的我还只是个高中生呢。记得贺知章的那句诗吗？‘乡音无改鬓毛衰’。”

“我也变了不少啊，”高自林感慨地说。

船掉了头，开始往回驶。

高自林回到驾驶舵前。引擎猛地震动起来，发出轰隆隆的声响。他试着把马力开到最大。船尾冒出了浓浓的黑烟，船仍是一动不动。高船长挠了挠头，无奈地对他的好朋友做了个手势表示歉意。他不明白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。这一段的河道虽窄，水却挺深。螺旋桨不可能碰到河床，所以一定是挂上了破鱼网或是松掉的电缆线一类的东西。不太可能是破鱼网。这条浜太窄，不会有渔民跑到这儿来撒网。但如果是电缆线，要从螺旋桨上弄下来可就费劲了。

高自林熄灭引擎，跳到岸上，却仍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。于是，他便拿了根长竹竿探到水下。他刚巧买了这根竹竿，准备带回家给老婆在阳台上晾衣服。几分钟后，竹竿在水底下触到了什么东西。

感觉上是个软软的东西，挺大，也挺沉。

高自林脱掉衬衫和裤子，趟到水里。不一会，他就抓住了那东西。他费了好大的劲，才把它从水里拉了出来，拖到岸上。

原来是个大黑塑料袋。

袋口有根绳子扎着。他小心地解开绳子，弯腰往里张了一眼。

“哎哟，要死了！”他诅咒道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看，头发！”

刘国梁弯下腰，也张大了嘴巴。

里面是一具赤裸的女尸。

在刘国梁的帮助下，高自林把尸体从袋子里拖出来，把她仰面放在地上。

尸体在水里浸泡的时间还不长。脸虽有些肿，但还看得出她生前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。她的黑发里缠着绿色的水草，肌肤惨白，胸脯有些下垂，大腿很结实。黑色的阴毛湿漉漉地滴着水。

高自林赶忙回到船上，取出一条旧毯子，盖在尸体上。那是他唯一想得应该做的事情。然后，他把竹竿拗成两截，扔在一边。虽有些可惜，但这竹竿太晦气了。他不能想象老婆天天用这根竹竿晾晒他们的衣服。

“我们该怎么办？”刘国梁问。

“什么也干不了。千万别碰任何东西。让尸体留在这儿，等

公安来了再说。”

高自林取出手机。在拨报警电话前，他迟疑了片刻。因为报了警，他就不得不写份报告，必须解释是怎么发现尸体的，但这样就得先说明为什么船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个地方，为什么刘国梁也在船上。现在应该是当班的时间，他却和老朋友在船上钓鱼喝酒。但事到如今，他不得不说明真实情况，别无选择。他拨通了110电话。

“刑侦队专案组，我是刑警于光明，请讲。”电话里的声音说。

“我是水上治安队‘先锋号’船长高自林。我要报告一起凶杀案。我在李家浜里发现了一具女尸。死者还相当年轻。”

“李家浜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蒙州西面。离第二造纸厂大概七八里地的样子。”

“别挂电话，”于光明说。“让我看看这里能派谁去。”

话筒那边静了有一会儿，高自林感到有些紧张。

“四点半的时候我们接到另一起凶杀案报告。”于光明的声音又在电话那头响了起来。“现在局里的人都出去了。连刑侦队长陈超也不在。这样吧，我来一趟。保护好现场，你知道该怎么办。在原地等我。”

高自林瞟了一眼手表。于光明赶到现场至少需要两个小时；等于光明赶到，刘国梁和他肯定还得在这儿等很长时间，因为他们是发现现场的证人，说不定他们还需要去公安局做笔录。

天气很好，白云在天空悠悠地飘着。高自林突然看见一只黑色的癞蛤蟆跳到一块岩石的缝隙里去。黑色的蛤蟆，白色的岩石，一个鲜明的比照。癞蛤蟆从来就不是什么好兆头。他又朝地上唾了一口。现在，他已经忘记自己浪费了多少唾沫。

即使他们能赶上回家吃晚饭，鱼也早死了。烧出来的鱼汤

肯定完全变了味。

“对不起，”高自林满是歉意地说。“我应该挑个别的地方。”

“就像老话说的，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，”刘国梁的声音又恢复了平静。“这又不是谁的错。”

再唾口水的时候，高自林注意到女尸的脚从毯子底下露了出来。白白净净的，样子很好看，脚弓弯弯的，趾甲齐整，还涂着鲜红的指甲油。

一转头，他的目光又落在一条鲫鱼浑浊的眼睛上。那鲫鱼躺在篮子的最上面。一瞬间，他觉得那鱼眼好像一眨不眨地盯着他。鱼肚子鼓鼓的，惨白惨白。

“今天的见面真让人难忘啊！”刘国梁说道。

第二章

那天下午四点，H市公安局刑侦队专案组的负责人陈超对这桩案子还一无所知。

那是个炎热的礼拜五下午。在他一室一厅新居室的窗外，知了在一棵白杨树上发出阵阵鸣叫。这套房子位于一幢灰色砖楼的二层。站在窗口，陈超能看见沿着霞光大街缓缓流动着的拥堵的机动车辆，但由于尚有一段距离，听不见任何噪音。这幢楼坐落在东风区的中心地段，交通十分便利。用不了二十分钟，向北可以到中山路，向南可以到城隍庙。在凉爽的夏夜，他还能感觉到从芝江上吹来的微风。

陈超原本该呆在办公室里，然而此时他却一个人在家，因为他有一个问题要解决。他斜靠在皮沙发上，两腿搭在一把灰色转椅上，正研究写在小笔记本第一页上的一张单子。他草草写下几个字，然后又把它们划掉，两眼望着窗外。在午后的阳光里，他看见一个街区外一座庞大的吊车正对着又一幢正在崛起的新楼房。那是幢尚未完工的公寓楼。

这个刚上任的专案组组长正在为庆祝乔迁之喜而请客的事伤脑筋。在H市能分到一套住房是值得庆贺的事。他自己也觉得异常兴奋。冲动之下，他向朋友们发出了邀请，准备庆贺一下。眼下，他正在考虑如何招待客人。就像绰号叫“华侨”的姓卢的同学警告过他的那样，请客不仅仅是准备一顿家常便饭而已。对于这样的事，应该准备一桌丰盛的菜。

他又斟酌了一下客人的名单。王枫、卢同浩和他的夫人露

露、周克嘉和他的夫人丽萍。周家夫妇早些时候打电话来说，因为要去华政大学参加一个会议，他们也许来不了。但他还是做好了所有客人要来的准备。

小书柜上的电话响了，他走过去拿起话筒。

“喂……，”

“恭喜恭喜，陈队长，”卢华侨说。“嗨，我能闻到你新厨房里飘出来的香味了。”

“你不会是打电话来告诉我你要迟到了吧？卢华侨，我可全指望你了。”

“我们当然会来的。只不过叫化鸡要在炉子上多炖几分钟。我保证这是全H市最好吃的鸡。用正宗的黄山松针来烧的，你会吃出它与众不同的风味来。勿要担心，我们随便怎么样都不会错过你为搬新家而请的客，你是个有福气的家伙。”

“谢谢侬。”

“别忘了在冰箱里放些啤酒。还有杯子也要放在冰箱里。这样给人的感觉会完全不一样。”

“我已经放了半打进去了。青岛和百威。等你到了，我就开始温绍兴黄酒，对吗？”

“现在你也可以算半个美食家了。也许比半个多一点。你学得很快。”

这是典型的卢华侨说话方式。即使是在电话的另一端，陈超也能听出卢华侨语气里对那顿马上要开吃的晚饭的兴奋。只消和他聊上几分钟，他就会把话题扯到自己最热衷的事情上，那就是一个字——吃。

“有你卢华侨当老师，我能不进步吗？”

“今天晚饭后，我会给你一个的新的菜谱，”卢华侨说。“亲爱的陈队长，你的运气真好！你的老祖宗肯定在财神爷那儿烧了